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恆言
第三十三卷 □五貫戲言成巧禍

宋本作《錯斬崔寧》 聰明伶俐自天生，懵懂痴呆未必真。

嫉妒每因眉睫淺，戈矛時起笑談深。

九曲黃河心較險，□重鐵甲面堪憎。

時因酒色亡家國，幾見詩書誤好人。

這首詩，單表為人難處。只因世路窄狹，人心叵測，大道既遠，人情萬端。熙熙攘攘，都為利來；蚩蚩蠢蠢，皆納禍去。持身保家，萬千反覆。所以古人云：「顰有為顰，笑有為笑。顰笑之間，最宜謹慎。」這回書，單說一個官人，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，遂至殺身破家，陷了幾條性命。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，權做個德勝頭回。

卻說故宋朝中，有一個少年舉子，姓魏名鵬舉，字冲霄，年方一□八歲。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，未及一月，只因春榜動，選場開，魏生別了妻子，收拾行囊，上京取應。臨別時，渾家吩咐丈夫：「得官不得官，早早回來，休拋閃了恩愛夫妻。」魏生答道：「功名二字，是俺本領前程，不索賢卿憂慮。」別後登程到京，果然一舉成名，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。在京甚是華艷動人，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，差人接取家眷入京。書上先敘了寒溫及得官的事，後卻寫下一行，道是：「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，已討了一個小老婆，專候夫人到京，同享榮華。」家人收了書程，一逕到家，見了夫人，稱說賀喜。因取家書呈上。夫人拆開看了，見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便對家人道：「官人直恁負恩。甯能得官，便娶了二夫人。」家人便道：「小人在京，並沒見有此事。想是官人戲謔之言。夫人到京，便知端的，休得憂慮。」夫人道：「恁地說，我也罷了。」卻因人舟未便，一面收拾起身，一面尋覓使人，先寄封平安家書到京中去。那寄書人到了京中，尋問新科魏榜眼寓所，下了家書，管待酒飯自回，不題。

卻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，並無一句閑言閑語，只說道：「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，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，早晚同赴京師也。」魏生見了，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，全不在意，未及收好，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。京邸寓中，不比在家寬轉，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，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，直至裡面坐下，敘了些寒溫。魏生起身去解手，那同年偶翻桌上書帖，看見了這封家書，寫得好笑，故意朗誦起來。魏生措手不及，通紅了臉，說道：「這是沒理的話。因是小弟戲謔了他，他便取笑寫來的。」那同年呵呵大笑道：「這節事卻是取笑不得的。」別了就去。那人也是一個少年，喜談樂道，把這封家書一節，頃刻間遍傳京邸。也有一班妒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，將這樁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，奏上一本，說這魏生年少不檢，不宜居清要之職，降處外任。魏生懊恨無及。後來畢竟做官蹭蹬不起，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，等閒放過去了。

這便是一句戲言，撒漫了一個美官。今日再說一個官人，也只為酒後一時戲言，斷送了堂堂七尺之軀，連累兩三個人，枉屈害了性命。卻是為著甚的？有詩為證：

世路崎嶇實可哀，旁人笑口等閒開。

白雲本是無心物，又被狂風引出來。

卻說南宋時，建都臨安，繁華富貴，不減那汴京故國。去那城中箭橋左側，有個官人，姓劉名貴，字君薦，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，到得君薦手中，卻是時乖運蹇。先前讀書，後來看看不濟，卻去改業做生意。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，買賣行中，一發不是本等伎倆，又把本錢消折去了。漸漸大房改換小房，賃得兩三間房子，與同渾家王氏，年少齊眉。後因沒有子嗣，娶下一個小娘子，姓陳，是陳賣糕的女兒，家中都呼為二姐。這也是先前不□分窮薄的時，做下的勾當。至親三口，並無閑雜人在家。那劉君薦，極是為人和氣，鄉里見愛，都稱他劉官人：「你是一時運眼不好，如此落莫，再過幾時，定須有個亨通的日子。」說便是這般說，那得有些些好處？只是在家納悶，無可奈何。

卻說一日閑坐家中，只見丈人家裡的老王，年近七旬，走來對劉官人說道：「家間老員外生日，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，去走一遭。」劉官人便道：「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，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。」便同渾家王氏，收拾隨身衣服，打疊個包兒，交與老王背了，吩咐二姐：「看守家中，今日晚了，不能轉回，明晚須索來家。」說了就去。離城二□餘里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，敘了寒溫。當日坐間客眾，丈人女婿，不好□分敘述許多窮相。到得客散，留在客房裡宿歇。

直至天明，丈人卻來與女婿攀話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須不是這般算計，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，咽喉深似海，日月快如梭。你須計較一個常便。我女兒嫁了你，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，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。」劉官人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是。泰山在上，道不得個上山擒老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。如今的時勢，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。只索守困，若去求人，便是勞而無功。」丈人便道：「這也難怪你說。老漢卻是看你們不過，今日賚助你些少本錢，胡亂去開個柴米店，撰得些利息來過日子，卻不好麼？」劉官人道：「感蒙泰山恩顧，可知是好。」

當下吃了午飯，丈人取出□五貫錢來，付與劉官人道：「姐夫，且將這些錢去，收拾起店面，開張有日，我便再應付你□貫。

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，待有了開店日子，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，就來與你作賀，意下如何？」

劉官人謝了又謝，馱了錢一逕出門，到得城中，天色卻早晚了，卻撞著一個相識，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。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，就與他商量一會，可知是好。便去敲那人門時，裡面有人應諾，出來相揖，便問：「老兄下顧，有何見教？」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裡。那人便道：「小弟閑在家中，老兄用得著時，便來相幫。」劉官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。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，現成杯盤，吃了三杯兩盞。劉官人酒量不濟，便覺有些朦朧起來，抽身作別，便道：「今日相擾，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，計議生理。」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，作別回家，不在話下。若是說話的同年生，並肩長，攔腰抱住，把臂拖回，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悔。卻教劉官人死得不如《五代史》李存孝，《漢書》中彭越。

卻說劉官人馱了錢，一步一步捱到家中。敲門已是點燈時分，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，沒一些事做，守得天黑，閉了門，在燈下打瞌睡。劉官人打門，他哪裡便聽見。敲了半晌，方才知覺，答應一聲來了，起身開了門。劉官人進去，到了房中，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，放在桌上，便問：「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，卻是甚用？」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，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，且戲言嚇他一嚇，便道：「說出來，又恐你見怪；不說時，又須通你得知。只是我一時無奈，沒計可施，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，又因捨不得你，只典得□五貫錢。若是我有些好處，加利贖你回來。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，只索罷了。」

那小娘子聽了，欲待不信，又見□五貫錢堆在面前；欲待信來，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，大娘子又過得好，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。疑狐不決，只得再問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。」劉官人道：「若是通知你爹娘，此事斷然不成。你明日且到了人家，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，他也須怪我不得。」小娘子又問：「官人今日在何處吃酒來？」劉官人道：「便是把你典與人，寫了文書，吃他的酒，才來的。」

小娘子又問：「大姐姐如何不來？」劉官人道：「他因不忍見你分離，待得你明日出了門才來，這也是我沒計奈何，一言為定。」說罷，暗地忍不住笑，不脫衣裳，睡在床上，不覺睡去了。

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：「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？我須先去爹娘家裡說知。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，尋到我家，也須有個下落。」沉吟了一會，卻把這□五貫錢，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，趁他酒醉，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，款款的開了門出去，拽上了門。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鄰舍，叫做朱三老兒家裡，與朱三媽宿了一夜，說道：「丈夫今日無端賣我，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。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，既有了主顧，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，也須有個下落。」那鄰舍道：「小娘子說得有理，你只顧自

去，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理。」過了一宵，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。正是：
鰲魚脫卻金鈎去，擺尾搖頭再不回。

放下一頭。卻說這裡劉官人一覺，直至三更方醒，見桌上燈猶未滅，小娘子不在身邊。只道他還在廚下收拾家火，便喚二姐討茶吃。叫了一回，沒人答應，卻待掙扎起來，酒尚未醒，不覺又睡了去。不想卻有一個做不是的，日間賭輸了錢，沒處出豁，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，卻好到劉官人門首。因是小娘子出去了，門兒拽上不關。那賊略推一推，豁地開了，捏手捏腳，直到房中，並無一人知覺。到得床前，燈火尚明。

周圍看時，並無一物可取。摸到床上，見一人朝著裡床睡去，腳後卻有一堆青錢，便去取了幾貫。不想驚覺了劉官人，起來喝道：「你須不近道理。我從丈人家借辦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，不爭你偷了我的去，卻是怎的計結。」那人也不回話，照面一拳，劉官人側身躲過，便起身與這人相持。那人見劉官人手腳活動，便拔步出房。劉官人不捨，搶出門來，一逕趕到廚房裡，恰待聲張鄰舍，起來捉賊。那人急了，正好沒出豁，卻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，正在手邊；也是人極計生，被他縛起，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，仆地倒了，又復一斧，斫倒一邊。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。那人便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卻是你來趕我，不是我來尋你。」索性翻身入房，取了□五貫錢。扯條單被，包裹得停當，拽扎得爽俐，出門，拽上了門就走，不題。

次早鄰舍起來，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，並無人聲息，叫道：「劉官人，失曉了。」裡面沒人答應，捱將進去，只見門也不關。直到裡面，見劉官人劈死在地：「他家大娘子，兩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，小娘子如何不見？」免不得聲張起來。

卻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鄰家朱三老兒說道：「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，說道：劉官人無端賣了他，他一逕先到爹娘家裡去了，教我對劉官人說，既有了主顧，可同到他爹娘家中，也討得個分曉。今一面著人去追他轉來，便有下列；一面著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，再作區處。」眾人都道：「說得是。」

先著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。

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，對那人道：「昨日好端端出門，老漢贈他□五貫錢，教他將來作本，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？」

那去的人道：「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，昨日劉官人歸時，已自昏黑，吃得半酣，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，歸遲歸早。只是今早劉官人家，門兒半開，眾人推將進去，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，□五貫錢一文也不見，小娘子也不見蹤跡。聲張起來，卻有左鄰朱三老兒出來，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，借宿他家。小娘子說道：『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。』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，住了一宵，今日逕自去了。如今眾人計議，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，一面著人去追小娘子。若是半路裡追不著的時節，直到他爹娘家中，好歹追他轉來，問個明白。老員外與大娘子，須索去走一遭，與劉官人執命。」

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，管待來人酒飯，三步做一步，趕入城中，不題。

卻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鄰舍人家，挨上路去，行不上一二里，早是腳疼走不動，坐在路旁。卻見一個後生，頭帶萬字頭巾，身穿直縫寬衫，背上馱了一個搭膊，裡面卻是銅錢，腳下絲鞋淨襪，一直走上前來。到了小娘子面前，看了一看，雖然沒有□二分顏色，卻也明眉皓齒，蓮臉生春，秋波送媚，好生動人。正是：

野花偏艷日，村酒醉人多。

那後生放下搭膊，向前深深作揖：「小娘子獨行無伴，卻是往哪裡去的？」小娘子還了萬福，道：「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，因走不上，權歇在此。」因問：「哥哥是何處來？今要往何方去？」那後生又手不離方寸：「小人是村裡人，因往城中賣了絲帳，討得些錢，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。」小娘子道：「告哥哥則個，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，若得哥哥帶挈奴家，同走一程，可知是好。」那後生道：「有何不可。既如此說，小人情願伏侍小娘子前去。」

兩個廝趕著，一路正行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，只見後面兩個人腳不點地，趕上前來。趕得汗流氣喘，衣襟敞開，連叫：「前面小娘慢走，我卻有話說知。」小娘子與那後生看見趕得蹊蹺，都立住了腳。後邊兩個趕到根前，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，不容分說，一家扯了一個，說道：「你們幹得好事。卻走往哪裡去？」小娘子吃了一驚，舉眼看時，卻是兩家鄰舍，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。小娘子便道：「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，丈夫無端賣我，我自去對爹娘說知；今日趕來，卻有何說？」朱三老道：「我不管閑帳，只是你家裡有殺人公事，你須回去對理。」小娘子道：「丈夫賣我，昨日錢已馱在家中，有甚殺人公事？我只是不去。」朱三老道：「好自在性兒。你若真個不去，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，煩為一捉，不然，須要連累我們。你這裡地方也不得清淨。」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，便對小娘子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小娘子只索回去，小人自家去休。」那兩個趕來的鄰舍，齊叫起來說道：「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，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，你須也去不得。」那後生道：「卻也古怪，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，偶然伴他行一程路兒，卻有甚甚絲麻線，要勒掙我回去？」朱三老道：「他家現有殺人公事，不爭放你去了，卻打沒對頭官司。」當下不容小娘子 and 那後生做主。看的人漸漸立滿，都道：「後生你去不得。你日間不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不吃驚，便去何妨。」那趕來的鄰舍道：「你若不去，便是心虛，我們卻和你罷休不得。」

四個人只得廝挽著一路轉來。

到得劉官人門首，好一場熱鬧。小娘子入去看時，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，床上□五貫錢分文也不見。開了口合不得，伸了舌縮不上去。那後生也慌了，便道：「我恁的晦氣。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，卻做了干連人。」眾人都和哄著。正在那裡分豁不開，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顛走回家來，見了女婿身屍，哭了一場，便對小娘子道：「你卻如何殺了丈夫？劫了□五貫錢，逃走出去？今日天理昭然，有何理說。」小娘子道：「□五貫錢，委是有的。只是丈夫昨晚回來，說是無計奈何，將奴家典與他人，典得□五貫身價在此，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。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，先去與爹娘說知，故此趁他睡了，將這□五貫錢，一垛兒堆在他腳後邊，拽上門，借朱三老家住了一宵，今早自去爹娘家裡說知。臨去之時，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，既然有了主顧，便同到我爹娘家裡來交割，卻不知因甚殺死在此？」那大娘子道：「可又來。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□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，養贍妻小，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？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，勾搭上了人，又見家中好生不濟，無心守耐，又見了□五貫錢，一時見財起意，殺死丈夫，劫了錢，又使見識，往鄰舍家借宿一夜，卻與漢子通同計較，一處逃走。現今你跟著一個男子同走，卻有何理說，抵賴得過。」

眾人齊聲道：「大娘子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又對那後生道：「後生，你卻如何與小娘子謀殺親夫？卻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，逃奔他方，卻是如何計結。」那人道：「小人自姓崔名寧，與那個娘子無半面之識。小人昨晚入城，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裡，因路上遇見小娘子，小人偶然問起往哪裡去的，卻獨自一個行走。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，以此作伴同行，卻不知前後因依。」眾人哪裡肯聽他分說，搜索他搭膊中，恰好是□五貫錢，一文也不多，一文也不少。眾人齊發起喊來道：「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卻與小娘子殺了人，拐了錢財，盜了婦女，同往他鄉，卻連累我地方鄰里打沒頭官司。」

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，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，四鄰舍都是證見，一哄都入臨安府中來。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，即便升廳，便叫一千人犯，逐一從頭說來。先是王老員外上去，告說：「相公在上，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，年近六旬，只生一女。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為妻，後因無子，取了陳氏為妾，呼為二姐。一向三口在家過活，並無片言。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，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，養贍不起，把□五貫錢與女婿作本，開店養身。卻有二姐在家看守。到得昨夜，女婿到家時分，不知因甚緣故，將女婿斧劈死了，二姐卻與一個後生，名喚崔寧，一同逃走，被人追捉到來。望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，身死不明，奸夫淫婦，賊證現在，伏乞相公明斷。」

府尹聽得如此如此，便叫陳氏上來：「你卻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，劫了錢，與人一同逃走，是何理說？」二姐告道：「小婦人嫁與劉貴，雖是做小老婆，卻也得他看承得好，大娘子又賢慧，卻如何肯起這片歹心？只是昨晚丈夫回來，吃得半酣，馱了□

五貫錢進門。小婦人問他來歷，丈夫說道，為因養贍不周，將小婦人典與他人，典得□五貫身價在此，又不通我爹娘得知，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。小婦人慌了，連夜出門，走到鄰舍家裡，借宿一宵。今早一逕先往爹娘家去，教他對丈夫說，既然賣我有了主顧，可到我爹娘家裡來交割。

才走得到半路，卻見昨夜借宿的鄰家趕來，捉住小婦人回來，卻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。」那府尹喝道：「胡說。這□五貫錢，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，你卻說是典你的身價，眼見得沒巴臂的說話了。況且婦人家，如何黑夜行走？定是脫身之計。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，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，你卻從實說來。」

那小娘子正待分說，只見幾家鄰舍一齊跪上去告道：「相公的言語，委是青天。他家小娘子，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鄰第二家的，今早他自去了。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，一面著人去趕，趕到半路，卻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，苦死不肯回來。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，卻又一面著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，到時，說昨日有□五貫錢，付與女婿做生理的。今者女婿已死，這錢不知從何而去。再三問那個娘子時，說道：他出門時，將這錢一堆兒堆在床上。卻去搜那後生身邊，□五貫錢，分文不少。卻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作奸？賊證分明，卻如何賴得過？」

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，便喚那後生上來道：「帝輦之下，怎容你這等胡行？你卻如何謀了他小老婆，劫了□五貫錢，殺死了親夫，今日同往何處？從實招來。」那後生道：「小人姓崔名寧，是鄉村人氏。昨日往城中賣了絲，賣得這□五貫錢。

今早偶然路上撞著這小娘子，並不知他姓甚名誰，哪裡曉得他家殺人公事？」府尹大怒喝道：「胡說。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。他家失去了□五貫錢，你卻賣的絲恰好也是□五貫錢，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。況且他妻莫愛，他馬莫騎，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，卻如何與他同行共宿？你這等頑皮賴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？」

當下眾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，死去活來，拷打一頓。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並一干鄰佑人等，口口聲聲咬他二人。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。拷訊一回，可憐崔寧和小娘子，受刑不過，只得屈招了，說是一時見財起意，殺死親夫，劫了□五貫錢，同奸夫逃走是實。左鄰右舍都指畫了「□」字，將兩人大枷加了，送入死囚牢裡。將這□五貫錢，給還原主，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，也還不勾哩。府尹疊成文案，奏過朝廷，部覆申詳，倒下聖旨，說：「崔寧不合奸騙人妻，謀財害命，依律處斬。陳氏不合通同奸夫，殺死親夫，大逆不道，凌遲示眾。」當下讀了招狀，大牢內取出二人來，當廳判一個斬字，一個剮字，押赴市曹，行刑示眾。兩人渾身是口，也難分說。正是：

啞子謾嘗黃藥味，難將苦口對人言。

看官聽說：這段公事，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，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，怎的又去鄰舍人家借宿一宵？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，卻被人捉住了？這段冤枉，仔細可以推詳出來。誰想問官糊塗，只圖了事，不想捶楚之下，何求不得。冥冥之中，積了陰德，遠在兒孫近在身。他兩個冤魂，也須放你不過。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，任情用刑，也要求個公平明允。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，斷者不可復續，可勝嘆哉。

閒話休題。卻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，設個靈位，守孝過日。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，大娘子說道：「不要說起三年之久，也須到小祥之後。」父親應允自去。光陰迅速，大娘子在家，巴巴結結，將近一年。父親見他守不過，便叫家裡老王去接他來，說：「叫大娘子收拾回家，與劉官人做了周年，轉了身去罷。」大娘子沒計奈何，細思父言亦是有理，收拾了包裹，與老王背了，與鄰舍家作別，暫去再來。一路出城，正值秋天，一陣烏風猛雨，只得落路，往一所林子去躲，不想走錯了路。正是：

豬羊入屠宰之家，一腳腳來尋死路。

走入林子裡來，只聽他林子背後，大喝一聲：「我乃靜山大王在此。行人住腳，須把買路錢與我。」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驚不小，只見跳出一個人來：頭帶乾紅凹面巾，身穿一領舊戰袍，腰間紅綳搭膊裹肚，腳下蹬一雙烏皮皂靴，手執一把朴刀。

舞刀前來。那老王該死，便道：「你這窮徑的毛團。我須是認得你，做這老性命著，與你兌了罷。」一頭撞去，被他閃過空。老人家用力猛了，仆地便倒。那人大怒道：「這牛子好生無禮。」連搠一兩刀，血流在地，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。

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，料道脫身不得，心生一計，叫做脫空計，拍手叫道：「殺得好。」那人便住了手，睜圓怪眼，喝道：「這是你甚麼人？」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：「奴家不幸喪了丈夫，卻被媒人哄誘，嫁了這個老兒，只會吃飯。今日卻得大王殺了，也替奴家除了一害。」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，又生得有幾分顏色，便問道：「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？」大娘子尋思，無計可施，便道：「情願伏侍大王。」那人回嗔作喜，收拾了刀杖，將老王屍首擡入澗中，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，甚是委曲。只見大王向那地上，拾些土塊，拋向屋上去，裡面便有人出來開門。到得草堂之上，吩咐殺羊備酒，與劉大娘子成親。兩口兒且是說得著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，不上半年，連起了幾主大財，家間也豐富了。大娘子甚是有識見，早晚用好言語勸他：「自古道：『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中亡。』你我兩人，下半世也勾吃用了，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，終須不是個好結果。卻不道是梁園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，不若改行從善，做個小小經紀，也得過養生活命。」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，果然回心轉意，把這門道路撇了，卻去城市間買下一處房屋，開了一個雜貨店。遇閑暇的日子，也時常去寺院中，念佛持齋。

忽一日在家閑坐，對那大娘子道：「我雖是個窮徑的出身，卻也曉得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，將來過日子，後來得有了你，一向買賣順溜，今已改行從善。閑來追思既往，止曾枉殺了兩個人，又冤陷了兩個人，時常掛念。思欲做些功果，超度他們，一向未曾對你說知。」大娘子便道：「如何是枉殺了兩個人？」那大王道：「一個是你的丈夫，前日在林子裡的時節，他來撞我，我卻殺了他。他須是個老人家，與我往日無仇，如今又謀了他老婆，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。」大娘子道：「不恁地時，我卻那得與你廝守？這也是往事，休題了。」又問：「殺那一個，又是甚人？」那大王道：「說起來這個人，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，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。是一年前，也是賭輸了，身邊並無一文，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。想不到一家門首，見他門也不閉。推進去時，裡面並無一人。摸到門裡，只見一人醉倒在床，腳後卻有一堆銅錢，便去摸他幾貫。正待要走，卻驚醒了。那人起來說道：『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，不爭你偷去了，一家人口都是餓死。』起身搶出房門。正待聲張起來，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，卻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腳邊，這叫做人極計生，綽起斧來，喝一聲道，『不是我，便是你。』兩斧劈倒。卻去房中將□五貫錢，盡數取了。後來打聽得他，卻連累了他家小老婆，與那一個後生，喚做崔寧，說他兩人謀財害命，雙雙受了國家刑法。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，只有這兩樁人命，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。早晚還要超度他，也是該的。」

那大娘子聽說，暗暗地叫苦：「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廝殺了，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被戮。思量起來，是我不合當初執證他兩人償命，料他兩人陰司中，也須放我不過。」

當下權且歡天喜地，並無他話。明日捉個空，便一逕到臨安府前，叫起屈來。

那時換了一個新任府尹，才得半月，正值升廳，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。劉大娘子到於階下，放聲大哭，哭罷，將那大王前後所為：「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。問官不肯推詳，含糊了事，卻將二姐與那崔寧，朦朧償命。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，奸騙了奴家。今日天理昭然，一一是他親口招承。伏乞相公高擡明鏡，昭雪前冤。」說罷又哭。府尹見他情詞可憫，即著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，用刑拷訊，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。即時問成死罪，奏過官裡。待六□日限滿，倒下聖旨來：「勸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，連累無辜，准律：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，斬加等，決不待時。原問官斷獄失情，削職為民。

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，有司訪其家，諒行優恤。王氏既係強徒威逼成親，又能伸雪夫冤，著將賊人家產，一半沒入官，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。」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，看決了靜山大王，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，並小娘子及崔寧，大哭一場，將這一半家

私，捨入尼姑庵中，自己朝夕看經念佛，追薦亡魂，盡老百年而絕。有詩為證：
善惡無分總喪軀，只因戲語釀殃危。
勸君出話須誠實，口舌從來是禍基。